

追访跨国婚恋

牵着异乡的手

董茜 著



追访跨国婚恋

牵着异乡的手

董茜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牵着异乡的手/董茜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5
ISBN 7-5063-1828-8

I. 牵… II. 董…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7653 号

牵着异乡的手

作者: 董 茜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95 千

印张: 9

插页: 3

版次: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828-8/I·1814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1
潇洒走一回	18
用心良苦	32
我只在乎你	42
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57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68
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	86
糊涂的爱	104
吻别	120
谢谢你的爱	133

CATALOGUE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45

回头太难

.....156

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

.....171

爱与痛的边缘

.....186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197

别问我是谁

.....211

心会跟爱一起走

.....228

梦醒时分

.....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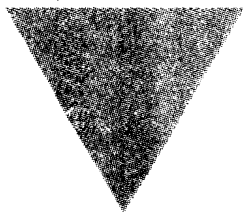
残酷的温柔

.....258

后记

.....276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此时此刻，我的丈夫说不定就在我的隔壁，压着一个大胸脯的女人，正热火朝天地做着同一件事。

采访时间：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三日
(星期一)

采访地点：巴西 巴西利亚

被采访人：张翎 女 二十八岁
江苏人 北京某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毕业
在外企一家西班牙公司工作 后
嫁给巴西外交官布兰科并偕丈夫移民
巴西

去年我在美国工作期间，利用假期回了趟巴西，回到了这个阔别七年的土地。一个月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要看的朋友太多了，把我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张翎这个名字一直在我的脑子里跳跃，虽然我们不曾是很要好的朋友，可不知为什么，离开巴西的这些年里，我时常会想起她，为了能放下这份牵挂，我从朋友那里要来了张翎的电话。

听到我的声音，张翎并没有显出特别的兴奋，她只是说希望尽快见到我，我们约好第二天见面。

我同张翎当年是在委内瑞拉驻巴西大使馆的酒会上认识的。她偕同她的巴西丈夫布兰科一同出席酒会。布兰科是位外交官，在中国工作期间同张翎结婚，离任后一起返回巴西。

她毕业于北京某大学外语系，因为她学的是西班牙语，毕业后在一家西班牙公司任职。

张翎是个江苏姑娘，长得瘦小、清秀，皮肤白得没有血色，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可布兰科却与她截然不同，高大、威猛，像一匹高头大马，有时我常想，等着瞧吧，早晚有一天，布兰科会将这个瘦弱的小姑娘活活压死在床上。

记得那次在酒会上见到张翎时，她穿了件白色的旗袍，头发很随意地盘在头顶，脸上施着淡妆。她瘦得几乎看不出身体的曲线，犹如一个幽灵在大厅里飘来飘去，似乎一阵轻风就可以将她吹走似的。她讲话的声音也是那么慢悠悠、轻

飘飘的，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苦涩的微笑。以至于我至今对她那牵强的笑容仍记忆犹新。

第二天下午，张翎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到了我的住处。打开门，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面色红润、身体结实、充满青春活力的张翎。她的头发剪得很短，上身穿了件鲜红色的吊带衫，下身配了条黑色的短裤。两条结实的大腿很有动感。她的皮肤被巴西的太阳毫不留情地晒黑了，手腕上套着一个巨大的木制手镯，一枚造型怪异的银色戒指在她的手指上闪闪发光，这是个典型南美姑娘的装束。从她的身上，我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个面色惨白、单薄瘦弱的张翎的影子。

她一下子冲过来，像巴西人那样紧紧地搂住我，算是我们的见面礼了。

“去我家吧。”还没容我说话，她已经转身向她的车子走去。

她车开得很慢，尽管巴西人开车各个都像疯子一样，她却始终是那么不紧不慢。

“你变得都快让我认不出来了。”我一直在打量着她，她笑了，笑得非常自然。这是我认识她以来第一次看到这种发自内心的笑。

“我和布兰科离婚了，我们分开已有三年了。”她说得那么轻松，仿佛在谈论一件别人的事情似的。

以前我曾想过去美国，这是我多年的愿望，也是我父母所期待的。他们说，像我这种条件的女孩子，至少也该去一个发达国家。他们不止一次在信里旁敲侧击地告诉我，他们为女儿在巴西而感到丢人现眼，总是对亲戚、朋友谎称女儿嫁到了美国。

张翎从鼻腔里发出几声笑声。眼睛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车前方。也许是车开得太慢的缘故，后面的一辆车猛地超过我们的车，还无礼地按响了喇叭。张翎不以为然地笑着，将手伸向车窗外，对着那辆车里的几个巴西人十分粗鲁地将中指伸向天空。她做的这个骂人手势着实令我目瞪口呆。她侧过头，若无其事地对我笑了笑。

讲心里话，我很喜欢巴西，更喜欢巴西人，他们热情、友好。过去我曾一度讨厌这里，向往着自己能生活在一个高度文明和发达的国家。同布兰科离婚后，我终于去了美国，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可我却无法找到那种兴奋的感觉。美国令我感到陌生，那里没有什么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冷漠。人们见面时都互相讲好听的话，可相互间却漠不关心。既没有爱，也没有恨。在波士顿我遇到一位巴西姑娘，她对我说：美国是一个发达、富有的国家，但走在街上的美国人各个看上去都是愁眉苦脸的，巴西相对是个贫穷的国家，可巴西人却总是那么快乐，相互之间充满了友爱和关怀。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与其说自己在一个富国做一个孤独的可怜虫，还不如在穷国过一辈子快乐的日子。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返回了巴西。

张翎转动着方向盘，把车拐进了住宅区。又是七转八转，车停在了一幢四层高的小楼前。我们已到了市中心的住宅区。我曾在巴西利亚生活了七年，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

这是一套不太大的两居室的公寓，里面整洁、明亮，房间的摆设是中西合璧式的。墙上挂着几幅巴西传统的木制绘画，桌上摆着几样中国的工艺品，阳台上吊着一个粗布吊床和健身器。

不出几分钟，张翎就给我端出了刚刚煮好的咖啡，那阵

阵的浓香味让我还没喝就已经陶醉了。

“你没有孩子吗？”我随便问道。

她摇了摇头，收住笑容，眼里闪过一丝阴云。

“我曾做过人工流产，手术不成功，后来检查是手术时不慎将子宫穿透。所以，我这辈子不可能有孩子。”

她故作轻松地将头和身子完全仰靠在沙发背上，眼睛微微眯起，但我看得出，她的眼里暗淡无光。

布兰科很喜欢小孩，他和他上一任太太育有一儿一女。离婚后，孩子判给了他前妻，为此他非常痛苦。我在北京认识他的时候，他那时仍是个已婚男人。那阶段我刚刚结束了一段不愉快的恋情，心里正感到空荡荡的。我父母一再催促我设法去美国读书，我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年轻时是歌舞团的演员，后来结婚生下我之后，就不再跳舞了，调到区少年宫当老师。母亲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她总是抱怨婚姻拖了她的后腿，断送了她的事业。所以，她把她的全部的期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应该感谢我的母亲。如果不是她给我的那些压力，我至今可能还留在南方的那个小城市里，也不可能到北京去读书，更不可能想到出国。当然，我现在所在的国家离我母亲的期望偏差太大了。

她笑得很顽皮，像个淘气的孩子。

“我是不是扯得太远了？”她突然问道。我对她摇了摇头，她将两条腿盘在一起，点燃一支香烟。

我家里没有一个亲戚在国外，我当时只是盲目地往美国各大学校寄信，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心里也没有底。我自己没有足够的钱去美国读书，也找不到经济担保人。也许我是在用这种寄信的方式来安慰自己，给自己编造一个空幻的理想和希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布兰科。那时他三

十四岁，我二十一岁。

我知道他的老婆、孩子也都住在北京。我们在一起从没有谈过将来，我喜欢他，喜欢同他在一起时的那种不一般的感觉，比如说，他时常对我说一些很浪漫的话，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一些小惊喜。即使不见面，他每天都会在电话里对我说“我爱你！”还时常带我去那些点着蜡烛的高级西餐厅用餐，或是在酒店的咖啡厅，一边品着咖啡，一边欣赏着优美的钢琴曲。这对当时一个还没有走出学校门的大学生来说，实在是太奢侈，太有诱惑力了。这让我想起我那刚吹了的男朋友，他是我的同学，每次同我约会，他总是把我约到黑洞洞的电影院里，看那些特别无聊的香港武打片。有时剧情紧张时，他就顺势抓住我的手不放直到电影结束。每次走出电影院时，我的手都被他捏得全是汗。同布兰科在一起，让我觉得自己很特殊、与众不同。好像刚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我是学西班牙语的，同巴西人讲的葡萄牙语区别不大，这一点也增进了我们之间的亲密感。

我们的关系在偷偷摸摸中一天天地升温，我不敢将同他的这种关系告诉朋友和家人，因为，我是一个不光彩的第三者，他是一个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外国人，我们之间的关系注定了没有明天，没有光明，只能在黑暗里生存。有时我也会感到心里很不平衡，想摆脱这种不健康的心态，但我做不到，因为，他所给予我的东西是很多与我同龄的男人所不能取代的。所以，我每天都在自欺欺人中度过，我试图麻痹自己，让自己忘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还一遍遍地用那句流行语来安慰自己：不求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张翎将抽了一半的烟捻灭在一个漂亮的水晶烟灰缸里，她的眼睛变得蒙眬。

那年冬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布兰科时，他的眉头紧紧地拧在了一起。我从没有奢望让他离开他的太太，他们的小女儿才一岁多，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只希望他能帮我分担一些心里的伤感，给我一点安慰和温暖，仅此而已。

我对他说我去医院把孩子做掉，说完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他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泪水滴进了我的脖子里。他说：“对不起，我不能让你留下我们的孩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男人在我面前流泪，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他了。我托朋友帮我联系了一家部队医院，手术那天，我独自去了医院。手术在一间非常简陋的房间里进行。屋里的取暖设施很差，冻得我浑身发抖。那台破旧的手术机器不断地发生故障，应该是半小时的手术却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那种钻心的疼痛把我的心都碾碎了。手术结束后，医生问我是否有家人送我回家，我有气无力地摇摇头，无法向他们解释，我的男人不能来，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

我独自站在玉泉路的十字路口，在寒冷的风中颤栗，找不到一辆出租车，我只好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车里空荡荡的，我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全身都冻僵了。

张翎又点燃一支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

毕业后，我在国贸的一家西班牙公司工作，我和他的交往更加密切。两个人的工作地点也离得很近，还没下班，我们就已经约好了见面的地点。

他太太终于发现了我们的恋情。这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我忍着眼泪对他说：“我对这事感到抱歉，我们以后就别再见面了。”还没等他讲话，我就咬着牙挂断了电话。那天晚上，我哭了整整一夜。他给了我生活的新的感受和认识，让

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不甘心在一夜里失去这一切。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大概还会找一个外国人做男朋友，我喜欢和西方人在一起的那种浪漫的感觉，他们多情，懂得生活的情趣。不像我旧日的男友那样，对我的感受不闻不问，只知道不断地对我说：“你真好。”好像这三个字可以代表他的全部感情和爱，这种单一的表达方式让我感到很乏味。

从那天开始，我和布兰科真的不再来往了。他往我公司打过很多次电话，我都尽量回避，尽管这样做令我心痛，但我明白一个道理：长痛不如短痛，我必须斩断情丝，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有时我十分感性，有时又非常的理性。

一天傍晚，我下班离开办公室，刚走出国贸的电梯，就看到了站在远处的布兰科，我们已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他比过去瘦了，也憔悴了许多。我惊讶地望着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什么也没说，一把拉住我的手走出了国贸大厦。我们站在国贸的大门口，双方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两个人都显得很尴尬。他突然冒出一句：“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眼里充满了疑惑。他用双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臂，眼里放出了火一样的光：“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和我太太已经分开了，我想要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望着他眼里的期待与渴望，我知道他说得确实是真的。我当时思绪混乱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我不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第三者，堂堂正正地做了他的太太。

她终于松了一口气，变换了一下姿势，将两条腿搭在了对面的茶几上。

婚后的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我和他之间

有许多难以沟通和理解的地方。对许多事物的观点和看法差距也很大。一些令我兴奋和高兴的事情，他却怎么都提不起精神来，还总是用莫名其妙的眼光望着我，好像我是天外来客似的。有时我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倒是很关心地问我有什么不适，可当我说明原因的时候，他却是一副若无其事地样子对我说：“你说的这些事情让我看来，根本不值得让你如此无精打采。”这样的交流方式常常令我哭笑不得。当然，我知道这绝对不是他的错，两个人生长在不同的社会和环境里，所受的文化和教育不一样，根本没有可能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对于他的一些感受，我也同样是摸不着头绪，有时看到他和朋友们为一些我认为并不有趣的事情而狂欢时，我在心里暗暗地说：一群神经病！

同外国人生活在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更多的付出和牺牲。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和观念，总是期待着对方做一切改变来适应他们的社会和环境。我知道，爱是需要付出的，但是，如果这种付出使自己变得面目全非，甚至忘记自己是谁，来自何方，情绪一味的压抑，双方无法沟通和交流的话，我认为，这样的生活无快乐可言，婚姻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张翎站起身走进厨房，不一会儿，端出了几个小碟子，里面放着各种巴西的甜点和奶酪。她重新坐回到沙发上，拿了一块奶酪放在嘴边津津有味地吃着。

记得我第一次吃奶酪时，第一口差一点儿吐出来，那股臭味让我几天都不想吃饭。当时我不会做巴西饭，我和布兰科就像是吉卜赛游牧民族，整天在外面下馆子，那些饭难吃得要命，不过，总比饿肚子好受。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吃奶酪，现在变得已经离不开它了。

她一边笑着，一边又抓起了另一块奶酪。

“使你们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冒昧地问了一句。

张翎的视线迅速从我的脸上转移到其它地方。她迟疑了一会儿，这才开口。

“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巴西女人，那女人给他生了一个孩子，我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他主动向我坦白。”

对张翎的话我丝毫不感到惊讶。巴西是一个性非常开放的国家，对巴西人来说，夫妻之间即使深爱着对方，也并不意味着要从一而终。过去我曾听一个巴西朋友对我说：适当的婚外恋可以调节夫妻之间的感情。所以，巴西人从不把婚外的性行为看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张翎皱了下眉头，似乎不太想谈这些事。她看了看窗外，夜幕已降临，房间里的光线已转暗。她拧亮了落地台灯，突然兴致勃勃地对我叫道：

“天快黑了，我们开车出去兜兜风吧，还可以吃些东西。”

话音刚落，她就顺手抓起扔在沙发上的一条紫红色的连衣裙，站在我的面前毫不回避地脱掉了那件吊带衫。我这才发现，她居然也像巴西女人那样不带文胸。看来，她确实把自己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个巴西人。看到我在注视她，她下意识用手摸了摸那平坦的胸部，万般感慨地说：

我的胸太小了，我特别羡慕巴西女人，希望自己也能长一对像她们那么丰满的乳房和屁股。以前，我在北京的那个男友总是抱怨我没胸，那时我真的自卑极了。布兰科从没有这么说过，他总是说，他爱的就是我现有的一切，无论我什么样子，在他眼里都很美。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漂亮女人的男人，他给了我做为一个女人应有的自信。

她已经套好了裙子，又在嘴唇上涂了些深红色的唇膏，

换了双红色的高跟鞋。此时此刻，她确实漂亮和性感。

我们的车在路上行驶着，两旁的街灯、建筑物向两侧退去。我打开车窗，温柔的清风抚摸着我的脸，让我感到舒服极了。车上的破收音机里一个男歌手用沙哑的声音正断断续续地唱着当今正流行的一首爱情歌曲：

和另一个她去做爱，
我心仍爱你无憾，
直到有一天我爱上他人，
你始终是我的最爱。哦，哦，哦……

最后那几声哦哦的大叫，有些声嘶力竭，仿佛让我听到了巴西人在床上那疯狂的浪叫。

“实际上，我也做过对不起布兰科的事情。”

张翎双手扶在方向盘上，眼睛注视着前方。

结婚两年后，我们的生活变得沉闷，每天千篇一律的日子让我觉得很无聊。巴西女人大部分都不工作，她们的工作就是在家伺候丈夫和照看孩子。我每天在家里守着那套大宅子无所事事，我对布兰科说我想出去工作，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说：“你应有尽有，生活上不用你操心，我们的钱也足够了，你还是在家里把这个家料理好就行了。”那阶段，我感到这样的生活真无聊，在家里除了做饭就是打扫卫生，桌子擦得像镜子那么亮。实在闷得发慌了，就去逛商店。心里没有一点儿寄托。后来，布兰科给家里请了一个女佣人，说是怕我孤单，找人陪陪我。想想看，我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可能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佣人有共同语言呢？她包揽了全部家务，我更加无事可做和空虚。

布兰科经常要偕夫人参加一些外交上的应酬，有时还要请那些外交官和太太们来我家里做客。一开始我还觉得很有

兴趣，我喜欢穿上漂亮的礼服出席大大小小的酒会，这种生活对我来说很新鲜和风光，特别能满足我的虚荣心。但是久而久之，我慢慢地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外交官夫人，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只局限于表面化的东西，葡萄牙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我无法与他们畅所欲言地谈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有时他们热火朝天地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见解辩论时，我只能坐在一旁东张西望。

在一次酒会上，大家刚好谈论的话题是有关中国人的信仰，我就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我说：“中国人大部分都不信仰上帝，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西方人说，上帝创造了人类，其实这是错误的观点，人的祖先是猿人，而不是上帝。”回到家中，布兰科的脸色很难看，他对我大声叫喊着：“我希望你以后在这种场合不要乱讲话，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我的太太，你所说的每句话，别人都会认为代表了我的观点。做一个外交官夫人并不仅仅是年轻漂亮就可以，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后来，我很讨厌外交场合的应酬，在外人眼里，这是一个令人羡慕、让人出尽了风头的位置。实际上，我过的这种外交官太太的生活有很多的无奈，我处处都要小心谨慎，生怕说错话，做错事，一切都要服从丈夫的工作，还必须想方设法让别人看到我总是高兴和快乐。这样的日子令我厌倦和失望。

我一直没有再怀孕，布兰科带我看了许多医生，诊断的结果是：我今后不可能再生儿育女。为此，我非常沮丧和苦恼，我和布兰科都很喜欢孩子，这无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虽然布兰科嘴上说他不介意，但我看得出来，他感到失望极了。

那以后，他好像对我失去了热情，每天下班后，他都在